



我最怀恋的一条路，是四十年前我在老家上高中的那条路，是一条普通的沙土路。从我村到公社高中有二里地，有好多外村的同学也打我村经过，大家一同结伴上学，放了学又一同结伴回家，一路上听着路边树上的鸟儿歌唱，望着田地里的农人耕作。下雨了，同学们就打着伞，或披着雨衣，家庭条件差的就只披一块塑料布。下雪了，有调皮的同学们抓起地上的雪，冷不防打前面的同学一下，然后挑起一场雪仗。大家嘻嘻哈哈，一路笑声、一路吵闹声。晚上放了夜学，我们就顶着星星或月亮回家。路上大家扯着嗓子唱着南腔北调的歌，或学着某个老师讲课的腔调。夜深人静，那七嘴八舌、吵闹嬉笑的声音老远都能听到。那时骑车

的同学少，徒步的同学多。路上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，虽然男女同学很少搭腔，但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把美好的形象展现给对方。还有人为了引起异性同学的注意，特意地表演点什么，比如学个电影上的鬼子官，学个娇滴滴的小姐，或学几声鸡鸭猫叫等。一些表演惹得大家哄然大笑，一些表演让大家交口称赞，还有一些表演让人腻烦，大家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他（她）……总之，那是一条浪漫的、青春的、多姿多彩的路。

在这条路上，有一个情节让我记忆犹深。记得那是一个阳春的中午，我早早吃完饭就去上学。当时路上没别人，只我一个。我就一边走一边

恣意地玩耍着，时而折个柳条挥着玩，时而捡块小石头抛打树上的鸟，有时还会停下来，静悄悄地瞅着树上的鸟儿，看它鸣叫时是怎样一个姿势，有时还会冲鸟儿做怪动作，夸

字写得漂亮且干净。她来到我身边下了车，推着车问我：“吃饭了吗？”我答吃了。她又问：“是去学校吗？”我回答：“那当然，不去学校还能去哪儿？”听了我生硬的回答，她笑了笑，

种。看到我犹豫，她又笑了笑，问：“不敢坐吗？”经她这么一问，我似乎来了胆子，加上心中对她有一些好感，便提高声音说：“怎么不敢，这有什么！”“那好，上车吧。”她骑上车，慢慢蹬着，我紧撵几步就跳上了她车后座。回头看看，路上仍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微风轻拂，树叶沙沙，偶尔有麻雀从路边的树上空飞过。

她蹬着车，我坐在她身后，眼睛望着路旁田野里青绿的麦苗、金黄的菜花，感觉心里暖暖的、甜甜的。我忽然想起，她家离学校远，中午应该是不回家的。

家离学校远的同学都是自己带了饭菜，中午让学校厨房给热一热，再拿回班级吃。于是我问她：“你怎么中午也回家了？”她答：“我在供销社买了些东西，中午给家里送回去，有钉子、铁丝，还有盐、酱油……”我说：“你好像挺帮家里操心的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所以比弟妹帮家里要多些。”听了这话，我觉得心中对她的感情又增加了几分。

快到高中所在的村时，路上开始有人了，我便跳下车，她也没再说什么。她快蹬几下，车子就冲到了前面，我在后边慢慢走着……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，多少年都不曾忘记，是因那个年代、那个年龄、那些对话、那种甜甜的情感，更因这个女生若干年后成了我的妻子。

现在想来，我怀恋的不是那条路，而是那个青春萌动的年代和那些个人……

我最怀恋的一条路

□陆玉生

张地学它叫，吓得鸟儿惊慌飞去。正玩得起劲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自行车铃声，我惊了一跳，急忙回头看，原来是一个女生骑自行车到我身后了。她是我班的一个复读生，比我大点，

对我说：“上车吧，我带你走。”我本想拒绝，因为那个年代男生和女生还是不敢过多交往的，最怕被同学看见编出故事，但我抬头看看她，她的态度却很诚恳，眼神也是不容推辞的那



“人间霜花白，从容向寒逝。”霜降节气，是秋天最后一站，是秋冬的分野，是青草蓬勃与衰黄的界限，是秋收与冬藏的过渡。“气肃而霜降，阴始凝也。”但霜降非“降霜”，而是天气渐冷，露水凝结成霜。

寒霜一般出现在秋天晴朗的月夜。秋夜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时，靠地面不多的水汽凝结成水珠，伏在草间、树梢、叶面、溪边、房瓦和泥土上，形成细微的冰针，有的成为六角形霜花，好似凝望你我清澈的眼眸。南宋诗人吕本中随口吟出“驿外侵斜月，溪桥度晚霜”，陆游见此，也吟出《霜月》名句：“枯草霜花白，寒窗月新影。”众多诗人的清词丽句，产生了一系列美丽的词语——“霜菊”“霜瓦”“霜月”“霜花”“霜松”“霜角”……唯美了后人的心。

春来暑往，四时代谢，以霜收杀。“霜者，阴精，冬令也。”霜降吹起了号角，远去了夏日的繁华与秋日的喧闹，收获了生命的成熟，开始迈向冬日的冰天雪地。而山中四季，当是四幅写意画卷，三行秋雁，四五树红叶，六七朵霜菊，就是深秋特有的意境了。

霜降落在秋的尽头，热闹的旷野开始沉寂了，只有暮秋深处的树和庄稼，用各自的果实发言。“小径清幽烟霭，金风萧瑟野茫茫。”树叶辞了高枝，山野别了林红，池塘水氤氲着清冷的寒气，山峦瘦了一圈，升腾起轻盈的雾岚。银杏树的小扇形叶子铺了一地，把林荫小路变成一条金黄色的路毯。经过冰清玉洁的霜花打过的晚秋，呈现出清甜之美。深秋和有情人携手漫步，听着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《秋日私语》，仿佛通向金色的梦境。

每个人的内心都堆积着一个粮仓。农人的红富士苹果在霜降前卖得差不多了，霜降后的苹果开始落价。而苹果在树上被霜打越甜，长了糖心，返出糖汁。如果自己吃，那就吃霜打后的苹果，如果向外运输和进冷库，商贩喜欢霜降前的苹果。

卖完了苹果，就开始刨地瓜、芋头。一场大霜，把墨绿的地瓜蔓打成黑绿，再几场霜，地瓜蔓完全蔫了，农人把地瓜蔓揪出去，露出一垄垄被地瓜敲起的脊背。地瓜曾经在人民公社时期，走过了最辉煌的历史。那时，地瓜是人们的主要口粮，社员每天刨的地瓜直接分配到户。人们把长条的“芋瓜”挑回家放在炕洞下面的地瓜窖里作为冬天的主粮，把又肥又大的“窝瓜”直接在山里用地瓜干刀切成片，在地里或埋的石头缝里晒干，或者挑回家用擦子打成地瓜丝，用水一捞，水里漏下粉团，地瓜丝晒干，和地瓜干一起粉成面。那时很多社员黑白不休息，白天集体刨地瓜，晚上在山里成宿地割地瓜。地瓜年年大丰收，是人们一年到头的主粮，每天吃得胃酸连连，小孩都会说顺口溜：“地瓜干，地瓜面，离了地瓜不吃饭。”随着

农业经济的发展，小麦成为主粮，再后来，胶东苹果成为主要经济来源。

“七月枣子八月梨，九月柿子乱赶集。”柿子是秋天最后的水果，霜把柿树的叶子打落一地，橙黄的柿子在枝头独领风骚。农人拿着特制的长杆夹子，到山里夹柿子。柿子枝是非常脆的，长长的夹杆把柿子蒂的小枝条一扭就能夹断，而柿子的枝条越折越茂盛。摘下的柿子用温水浸去涩气，又脆又甜；或者把柿子蒂蘸酒后用塑料袋捂起来，过几天照样会去掉涩气；或者把柿子和苹果放在一起，过些日子，柿子的涩气也就消失了。柿子在民间有很好的寓意，许多画家爱画柿子，因了谐音，都是表达“好运随霜降，柿柿皆如意”的美好愿望。

地里的庄稼基本收拾干净了，农活减少了，人们收拾苹果地里的反光膜，伺候一下大白菜和萝卜，日子开始轻松。回想曾经60后、70后的少年时代，放假和周日，每人拐着篓子在山里用小扒钩揽地瓜、揽花生，傍晚要回学校上秤，作为勤工俭学的任务。当时的老百姓，粮食就是眼里的天，妇女们也在山里揽地瓜，生产队收获完后的田地，妇女揽多少“漏子”属于自己的，大都揽了一篓子地瓜筋，人不能吃的就喂猪。那时，妇女和学生以“揽”的动作扫荡了藏在地里的地瓜和花生，然后放猪倌再赶着队里的猪进行最后的清场。猪们拱啊拱啊，拱个长芽的花生塞牙缝也津津有味，有时把正在往洞里搬运食粮的老鼠都给惊动了。

田里的知交们都已零落，敏感的小虫小兽们，不愿意凌霜傲雪，跟严寒做什么争斗。它们把洞口堵起来，在地下铺好了冬眠的床，开始不动不食，一个冬天到周公那里做客聊天。

在这自然的轮回中，植物一岁一枯荣，虫子们一年一轮回，大地就要关闭了眼帘。在季节的过渡中，万物存着敬畏自然法则的虔诚，就连豺狼也知道漫长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，捕猎物后，先陈列祭天再食用。要大量捕获小兽吃肥了，以便度过不易觅食的冬天，财狼也懂得“以兽而祭天本色”。

“霜降杀百草。”除了凄冷孤寂，霜洁白、清寒，给人以精神上的纯净和旷爽。文人墨客寄寓霜降的另一种韵致，比喻人品质的特立高洁，就像孔融称赞称“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”。

《秋天的童话》字幕上打出了“剧终”，我们也像删繁就简的树木，舍去不必要的枝叶，将能量储存心间，任草木荣枯，四季更迭，不为往事忧，只为余生笑。就像一首诗里所说：

“留下了根须，我就会在春天里发芽，夏天里茁壮成长，我不怕深秋枯萎，冬天寂寞，我不怕你远走，我的爱在空气里，你随时都在呼吸。”

烟台市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: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

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

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